

值班主任:孙卫东 编辑:钟 维 组版:雷冬梅

大山里的马锅头

□方 永

小时候,随父母工作调动,常辗转于边远山区。那时,大山里地僻林深,交通闭塞,运进日用百货、生活物资,运出蔬果山货、本地特产,都要靠人挑马驮。马是山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。山里人的生活与马密切相关,没有马,山里人就几乎与世隔绝。所以,山里哪个乡镇都有人家喂马。

山里人喂马,不光自家用方便,还可用来跑运输,解决生计。这些赶马的人,人称“马锅头”。

马锅头是山里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。他们常走出大山,见过些世面,学到些新东西,在山村算得上是消息灵通人士。他们架起的是一座和山外沟通的桥梁,驮起的是山里人的希望。

我父母都在山区卫生系统工作,调动颇为频繁,经常搬家。我家没什么家具,搬家只雇用一个马锅头和他的三匹马。衣服、被子分成两包,放在两匹马背上给父母垫坐。锅瓢碗盏和父亲的医书分装在两个装过药的旧木箱里,放在马驮子两边,年仅八九岁的我就坐在马驮子上两个木箱之间,如坐沙发。马走起来,晃晃悠悠,很是好玩。

帮我们搬家的马锅头,是个二十出头、风趣干练的小伙子。他身强力壮,耕田种地样样拿得起放得下,什么苦活累活也都能干。要是在山村守着一家老小、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日子也会过得安安稳稳,有滋有味。可他却不甘心像老一辈人那样一辈子在大山的土里刨食,情愿干比耕田种地更苦更累的活计,过风餐露宿、四处漂泊的日子,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他穿的对襟上衣纽扣密密麻麻,荷包多,还饰以花边。土布裤厚实肥大,耐磨实用,看上去独特而

显眼。他既抽旱烟,又抽机关干部才抽的香烟。谈吐中,常夹杂些新名词,把“眼下”说成“目前”,把“恼火”说成“严重”,把“办事情”说成“解决问题”……

在山间小路上,他一路走一路给我摆些稀奇古怪的民间故事,绘声绘色,眉飞色舞。他嗓音很好,山歌唱得尤其动听。有时摆完故事,意犹未尽,便会把手中的树枝一挥,情不自禁地唱起来:

大河涨水大又大,大鱼在河头摆尾巴。哪年得鱼来下酒,哪年得妹来当家。呜喔——

最后一声长啸,拖得很长很长,拖得山回水应。

唱过山歌,他一会钻进路边刺蓬中给我摘来几个野果,一会又随手在草丛中给我逮几只蚂蚱草虫,用狗尾草编个精巧的小笼装着给我玩。

大半天的跋涉,已是人困马乏。在一条小溪边,我们都下马休息。

马锅头利索的卸下马驮子,牵马去吃草饮水,用树枝给马驱赶蚊蝇,梳理皮毛。马悠闲地吃草,打着响鼻,尽情享受主人的精心照料。我想试试,接过树枝还未靠近,马便惊恐地抬起头,睁大眼睛,警惕地看着我,吓得我不敢靠近。马锅头说,马很有灵性,忠诚温顺,还会认人,别人放的草料它们都不吃。

马锅头说,有次他赶马回来,半路上淋了一场大雨,发高烧,爬在马背上昏迷不醒,人事不省。那匹海骊马硬是从十几里外把他驮回家。他弟弟把他送去医院打了两针,才拣回这条命。他说:“要是没有它,我的脚杆骨早就成擂鼓棒了。”难怪他和马有那么深的感情。

在山间小道骑马穿行,领略沿途山野

风光,听马锅头时不时冒出的新名词,讲述些赶马的奇闻轶事,有趣经历,旅途就不那么单调枯燥了。

吃过干粮,准备上路。只听马锅头一声清脆的口哨,三匹马一齐抬头看他,随即向他慢慢走来。他把行李给它们放上,轻轻一挥手中的树枝:

“翻了山,过了坳,摸过鼻屎了尿,走——”

马铃声又在山野响起。父亲骑在马上,身子随着马的走动头一摇一摇,就像平时吟诗作对的样子,一路很少说话。母亲经常下乡,路过什么村,翻过哪座山,走过哪条河,母亲都了若指掌,一一告诉我们。我还是坐在马驮子中间高高在上,只是不像开始那样紧张了。

正走着,忽听一声嘶鸣,母亲骑的那匹海骊马受惊一阵狂奔,把母亲从马上摔下。父母骑的都是“滑”马,没有马鞍,也没有脚镫,只用棕绳打个活套蹬脚。母亲摔下马后,脚还紧紧套在棕绳套上,被马拖出去十多米。直到惊恐的马锅头反应过来,高喊一声:“哇——”海骊马才停下。我和父亲赶紧下马扶起母亲,以为伤得不轻。所幸这里地势较平,土多石少,竟只受点轻伤,并无大碍。爱马如命的马锅头急得抡起树枝狠抽海骊马,被母亲连连劝阻。

天色已晚,来到一个险要山口,对面过来两匹马,引得我骑的那匹枣红马不知是高兴还是恐惧,一声长鸣,前脚腾空,我在马驮上猛地向后一仰,赶紧本能地抓住两边的箱子才没被摔到马后。可马随即前脚重重落地,我猝不及防,被向前弹出,落在马驮子上,吓得我紧闭双眼,不顾一切死死抱住马驮子不放。好在我年纪小体重轻,马好像也知道自己做错事一样,没用没

动。马锅头奋力把马牵开,才制止了这场不知是嬉戏还是打斗的惊险场面,我才没有掉下悬崖。我被从马上抱下来时,惊魂未定。父母更是吓得脸色苍白,相对无语。

一天经历几次惊险,使马锅头颇觉过意不去:“老医生,实在对不起。这几匹马平时都很听话,今天咋会连着出事?怪了。”

“好在有惊无险,没出什么大事,算是万幸。”父亲并不责怪,只平和地说。

这以后,我们都格外小心。马锅头更是不离马的左右。

山路崎岖,夜幕低垂,一会便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心有余悸,怕马看不见路,滑下山崖,不敢再骑。马锅头虽没多少文化,“老马识途”的故事却讲得有声有色,说马有“夜眼”,最善于走夜路,叫我不怕黑。

果然,在茫茫夜色中,在山间小路上,三匹马衔尾相随,无声无息地埋头夜行,竟如履平地,稳稳当当,按时把我们一家当晚送到父母即将落户工作的山村医院。

夜深了,马锅头还在提着煤油灯给三匹马添草加料。

第二天早晨,我睡眼惺忪起来时,看着马锅头赶着他的三匹马上路回家,颇有些不舍。

雨织的慢镜头

□罗 琴

空气里开始有泥土翻涌的味道时,我总会下意识摸一摸窗沿。灰青色的云像浸了水的棉絮,正把天空压得很低,低到能看见风掠过阳台,把垂垂的绿萝叶子吹得微微发颤。第一滴雨落下来的时候,总带着点试探的轻,打在不锈钢晾衣架上,发出“嗒”一声几乎要被忽略的响——这是毛毛细雨的前奏,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,用的是最纤细的笔尖。

我喜欢在这样的时刻换上运动鞋。不必撑伞,毛毛细雨的妙处就在于此,它更像一层流动的纱,是自然馈赠的肌理。跑出单元门的瞬间,雨丝便贴在了脸上,凉丝丝的,带着草木被洗濯后的清冽。它们不像暴雨那样有侵略性,只是温柔地缠在发梢,在睫毛上凝成细小的水珠,看远处的路灯时,便晕开一圈圈柔和的光晕,像谁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里的鹅黄。

跑道在雨里变成深褐色的绸带,踩上去有轻微的湿润感,却不打滑。脚步起落间,能听见雨水从草叶上被震落的簌簌声,还有自己均匀的呼吸,渐渐和雨的节奏融为一体。胳膊摆动时,能感觉到雨丝顺着袖口滑进皮肤,像谁用指尖轻轻挠了一下,痒意里带着清爽。有

时会故意放慢速度,让额头的雨珠顺着眉骨滑下来,掠过鼻尖时,能尝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甜,像是天空的味道。

雨越下越密时,世界会变成一个慢镜头。平日里行色匆匆的路人会撑起伞,脚步也变得急促,唯有我在这雨织的帘幕里,保持着自己的节奏。跑步时的思考是很奇特的,身体在规律的运动中释放出某种轻盈感,脑子反而能沉下来。那些在喧嚣中纠缠不清的念头,会被雨丝一根根理开——比如想起某个雨天在旧书店闻到的油墨香,比如忽然明白某句诗里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的妙处,又或者只是对着被雨水洗得发亮的冬青叶子发呆,看水珠在叶尖悬着,迟迟不肯坠落,像一个悬而未决的心事。

有一次跑到湖边,雨雾把对岸的树染成了淡绿色的剪影。我停下来喘气,看见水面上无数细小的涟漪,像被针尖密密扎过的绸缎。忽然觉得,人在雨中跑步,大概就像一滴雨融入另一滴雨,是一种无声的归位。那些在钢筋水泥里憋闷太久的情绪,被这毛毛细雨一点点溶解,随着汗水和雨水一起蒸发到空气里。肺里吸进的全是清新的、带着泥土和青草气息的空气,

仿佛每一次呼吸,都在清洗着被城市尘埃覆盖的肺叶。

跑到尾声时,头发和衣服早已湿透,贴在身上却不觉得冷。雨还在下,细密如丝,把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朦胧的诗意里。往家走的路上,会特意绕到开满栀子花的树下,看雨珠在洁白的花瓣上滚动,那香气被雨水浸润后,变得格外浓郁,像化不开的温柔。

也许人们总在寻找与自己同频的事物,而毛毛细雨于我,就是这样一种存在。它不喧嚣,不激烈,却能在不动声色中,把入从庸常的琐碎里打捞出来,放进一个可以安心思考的空间。当我在雨里跑步时,脚下是潮湿的土地,头顶是飘落的雨丝,四周是被雨水过滤后的宁静,这时的思考,像雨丝一样轻盈,又像大地一样深沉,带着自然赋予的通透与澄明。

而这样的时刻,往往短暂得像一场梦。等我推开门,脱下湿透的衣服,窗外的雨可能已经停了,只留下湿漉漉的路面和清新的空气,证明那场与雨的约会,并非错觉。但我知道,下一次闻到泥土的气息时,我依然会穿上跑鞋,走进那片由毛毛细雨织成的、适合思考的慢镜头里。

铁道旁那些消失的水鹤

□傅柏林

溅,在阳光映照下,形成一道绚丽的彩虹,美得让人心醉。

童年的我,总是对水鹤充满了敬畏。每当蒸汽机车轰隆隆地驶过车站,我都会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忙碌的水鹤,看机械臂上下翻飞,精准地把水注入火车的水箱。

五十六年前,父亲带着我和大哥第一次爬上水鹤的操作台。那时它刚涂过新绿,铜质的注水管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父亲转头看向我们,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:“娃娃,你们看这上面弯下来的头部,像不像正在低头饮水的水鹤?”我和大哥闻言,立刻瞪大眼睛

望去。那一刻,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一只优雅的水鹤,正低下它高贵的头颅,轻轻地、缓缓地汲取着甘甜的清泉。这时,给水工姜叔叔扳动杠杆,钢铁齿轮发出悦耳的咔嚓声,“给蒸汽机车上水,要先开注水阀,再转平衡轮……”

水鹤的连节处总是锈蚀得厉害。每到雨季,姜叔叔就得带着油壶爬上爬下。注水管的铜阀最是娇贵,得用细纱布蘸着煤油慢慢擦拭。父亲见了就笑:“小姜啊,伺候你媳妇也没这么仔细吧?”话语中带着几分幽默、调侃。姜叔叔边往齿轮间挤黄油边回答道:“老工长,齿轮连节处如果锈蚀,就会影响火车正常上水。”那时候,我觉得姜叔叔好伟大哟。

童年的我,总是对这一切充满了好奇与向往。有一天,我终于忍不住问父亲,为什么要在铁路沿线路旁设立上水站。父亲说:“铁道旁设置水鹤,是为了方便那些翻山越岭、南来北往的客货列车的蒸汽机车上水。那些运行中的蒸汽机车,如同一名奔跑的勇士,一路披荆斩棘,如果不及时上水,水箱里的水就开始见底了。奔跑中的勇士,一路飞奔之后,如果得不到及时休息和补充能量,就会饥

渴难耐。”父亲接着说:“那些火车司机,每次看到水鹤时,都会感到一种亲切和温暖。因为在水鹤的陪伴下,无论旅途多么漫长和艰难,总有一架水鹤在等待着火车,为蒸汽机车提供必要的水源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,我恍然大悟。原来,水鹤就像是铁路旁的守护者,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,还是风雪交加的寒冬,水鹤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,默默地为那些远行的蒸汽机车提供水源。

蒸汽机车退役那天,水鹤就失了业。新上线的内燃机车以其高效、环保的特点,逐渐取代了蒸汽机车的地位。内燃机车不需要中途补水,水鹤便成了站场里最孤独的摆设。铜阀渐渐长出了绿斑,操作台上的红漆也一片片剥落。

岁月如梭,五十六年的光阴已悄然流逝。但那段关于水鹤、父亲与姜叔叔的对话,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。那个简陋而神圣的操作台上,隐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。某一刻,我仿佛又听到蒸汽机车的轰鸣声,看到水鹤忙碌的身影,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与跳动。

致大山

(外一首)

□吴道辉

一声吆喝
你的宁静
被牧童手心的鞭影轻轻敲打
无声岁月里
这是你最温柔的风景
你习惯沉默
守着脚下这片土地
任时光翻新又翻新
播下不同的种子
看它们抽芽、成熟
轮回中,孕育生命的芳华
这是你存在的意义
也是灵魂的牵挂
赶山的汉子
像赛场上冲刺的健将
光着的脚丫
丈量出对生活的执着与勇敢
你忧伤的目光
向远方眺望,任思绪飘飞
老农手里的旱烟袋吐出悠闲
孩童追逐嬉戏的脚步写满童真
看着这些和谐的画面
你裹紧身躯,挺直脊梁
在岁月里静静守望

乡 情

驶出发耳高速出口
车辆
就一路向东
这条城乡往复的路
早被脚步与车轮磨成旧辙
读书时,用双脚丈量
如今,城市越野碾过蜿蜒的岁月
十八弯的缎带缠绕山腰
发耳大桥还悬着时光的刻度
几年前一条乡村公路突然从山腰探出头
悄悄缩短了乡愁的距离
车轮停在月光斑驳的门槛
儿时记忆突然疯长
漫过布满脸颊的沟壑
凉爽的山风与醉人夜色中
举杯轻酌时
所有熟悉的风景
尽数消融在琥珀色的酒浪里